

師生間的茉莉柔情

醉

斐葉色



'94 Pauline





精美大衆小說

GS025

醉

師生間的茉莉柔情

斐葉色◎著



希代書版集團

精美出版社◎發行

醉：師生間的茉莉柔情／斐葉色著。——
— 第 1 版。—— 臺北市：精美，
1994〔民 83〕
面；公分。——（精美大眾小
說；GS025）
ISBN 957-716-144-8（平裝）

857.7

83007892

醉——師生間的茉莉柔情

作 者：斐葉色
發行人：朱凱蕃
出版者：精美出版社／出版／發行
社 址：台北市民生東路 3 段 113 巷 25 弄 35 號
聯絡地址：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 174 巷 15 號 10F
電話：7911197 · 7918621
電 傳：出版部／編輯部 7955824 營業部／發行部 7955825
郵 撥：0017944-1

排 版：伊甸專業電腦排版
電話／(02)7634465 傳真／(02)7624575

1994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刷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2152 號

本公司法律顧問：梁開天律師、蕭雄淋律師、李永然律師

（本書遇有缺頁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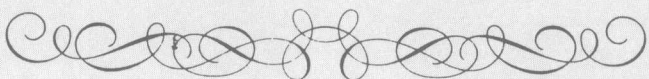
有著作權·翻印必究

ISBN 957-716-144-8

本書禁止出租，否則進行法律訴訟

※本著作物經著作人授權發行，包含繁體字、簡體字。凡
本著作物任何圖片、文字及其他內容，均不得擅自重製、
仿製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，否則一經查獲，必定追究到
底，絕不寬貸。

Printed in Taiwan



醉

熾情是

把理智交給魔鬼

使人心背叛靈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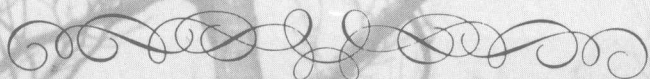
夜裏

吞雲吐霧 輾轉反側

思念燃燒遍體

而妳依舊驕傲大喊

——我擁有愛情



關於茉莉的畫像

斐葉色

很久很久以前。

當我還是個小人兒的時候，住的是一幢木造的日式房屋。

燦爛的陽光常常將寬敞的榻榻米地鋪映照得一片明亮。

榻榻米，有股乾稻禾的香味，不管是在上頭玩追逐戰、翻觔斗、警察抓小偷，都可以完全的投入，玩得痛快盡興。只要不摔到玄關下哇哇大哭，根本不會有大人來喝止的。一直到今天，偶爾閉上眼，鼻端依稀還能嗅到稻穗在陽光下被蒸發時所散發的刺鼻味。

醉

——師生間的茉莉柔情

難眠。

如今，

傾耳諦聽，

沙沙沙的天籟，依稀髣髴仍然……

這篇故事裏，丁小訴小時候住的那日式房子，便是以我小時候曾在其中徜徉追逐的記憶為藍圖的。



關青和方衣衣的故事（請閱《繭》這本拙作）。
紀棠和朱天蜜的深愛（請閱《蔓》這本拙作）。
霍離和丁小訴的癡情（即本書《醉》）。

這三部曲，到此告一段落了。

終於。

說它是「三部曲」，其實是自己內定的進度。
下一篇故事，正在努力之中——

一九九四年八月五日

窗外一片姹紫嫣紅
忘卻何人無心栽花
問花
花無言

醉

——師生間的茉莉柔情

醉

師生間的茉莉柔情

楔子

細雨紛飛，寒風蕭颯。

朦朧的雨霧，把周遭的人影、街景，覆蓋成一片煙霧迷離。

丁小訴瑟縮的站在路旁，看見遠遠駛過來的車便猛力的揮舞著手臂。下雨天，想攔一輛計程車不容易，一輛輛的車急駛而過，卻是不停，反而濺起無數水花。

十點三十分的飛機。她焦急的看著腕上的錶，九點五十分，剩下半個鐘頭不到。

老天爺，求祢千萬讓我趕得上。她心急如焚，難道就沒有一輛車肯停下來？這

怎麼辦？不行！站在這裏，永遠都攔不到一輛車。天上飄落的雨絲，綿綿密密，打濕了她的頭髮，落在臉龐上，冰涼的水滲進衣領，滑下頸部，她打了個冷顫。

搏一搏吧！她一咬牙，顧不得一窪窪的水潭，三、兩步跑到馬路中央，腳步未穩，又一輛拉著長鳴的車子飛掠過她的身旁，泥濘、水漬濺得她滿身滿臉；驚魂未定，又一輛車子過來了，她拚命往前一攔，一陣震耳欲聾，尖銳的煞車打滑聲交雜著瘋狂的喇叭聲，馬路被輪胎的輪印拉出了兩條長黑的線。迅速的，司機搖下玻璃窗，探出了頭，破口大罵：「要死了！大馬路吔，小姐！難道妳不知道有多危險嗎？」

丁小訴把冷得快失去知覺的雙手把在窗沿上懇求著，焦慮之色溢於言表：「請你載我到機場，好嗎？」

「心情不爽，不載啦！」他瞪了一臉滿是污泥水珠、全身髒兮兮的丁小訴一眼，搞不好是從哪個神經病院跑出來的瘋子，莫名其妙的堵在大馬路上，害他差點出了車禍不說，若再讓她上車，豈不更糾纏不清？

「求求你，司機先生，我有錢，我給錢的，我真的有急事，求求你好不好？我

攔了好久，攔不到一輛車，求求你！」

丁小訴抹去臉上的水珠，雨水流進她的眼睫，刺痛了眼珠，一張小臉蒼白十分，唇沿發青、控制不住的抖顫著。不知是淚還是雨凝聚在她的眼眶裏，神情楚楚可憐。

計程車司機本想再度拒絕她，但細聽她說話，神情委婉，似乎真的很急迫，再看她清秀有致的面龐也不像不正經的風塵女子，遂壓下滿腔的不愉快，按下跳錶。

「上車吧！下次可不能再這樣子攔車，被撞傷了，可是自找的。我說你們現在的年輕人，做事都是這樣莽莽撞撞不知死活！」他猛搖頭，一副不以為然。

丁小訴上了車，計程車在雨霧交織的街道向機場行駛，她坐在車裏，整個心靈都在震顫。哦！霍離！等我！等我！一定要等我！！

車子在行進中突然嘎然停止。她一震，緊張的問：「怎麼了？出了什麼事？車子出問題了嗎？」

司機好整以暇的盯著眼前揮動的雨刷。「又塞車，這下可有得等囉！」

小訴緊張慌亂的一顆心逼到了喉嚨，緊握的雙拳，因用力而指節泛白，「可不

可以想辦法？抄小路？有捷徑可以走嗎？」

司機愛莫能助的看了她一眼，半開玩笑，「妳要真的等不及，可以用走的啊，反正到了這裏，距離機場也不過幾百公尺。」

丁小訴想也不想，丟下車錢，還謝了他。沿著車龍朝前走，一股意念在她內心燃燒著。幾百公尺的路，跑快點，一定趕得上的。她半走半跑，快得連喘息都來不及。

風飄飄，雨瀟瀟。雨絲飄墜在她的頭髮上、臉頰上和衣服上，她渾然不覺，只是一個勁兒的向前跑，一直跑、一直跑……

偌大的機場，人潮洶湧，萬頭鑽動，她從來不曉得，機場裏竟可以容納這麼多的人。茫茫人潮，丁小訴穿梭在人叢裏，來到了櫃台前，她昏亂的問：「請問十點三十分往夏威夷的飛機走了嗎？」

櫃台的地勤空服員禮貌的回答她：「還有五分鐘起飛，旅客已經出境登機了。」櫃台小姐遲疑了一下，「還有什麼需要我為妳服務的嗎？」

丁小訴狂亂地搖頭。她不能呼吸了，不能思想了，霍離！你怎能如此忍心？霍

離！

淚如湧泉不停的落下她的臉頰，滴落在胸前，丁小訴的臉色在霎時變得雪白若紙，眼神凌亂，身子不能控制的顫抖；再也顧不得什麼，她拔腿瘋狂的尋找張望，企盼透過出境室的玻璃窗，能搜尋到她熟悉的影子。

丁小訴用盡全部的力氣對著玻璃嘶叫吶喊：「霍離！霍離！你聽到了沒有？霍離，別走啊！你回來啊！！」

候機室裏等候的許多旅人，帶著驚愕、懷疑的目光注視著丁小訴。守衛也從另一側急忙的趕了來——

她哭倒在一扇玻璃窗前，纖細削瘦的雙手由玻璃面上無力的滑落，整個瘦伶伶的身子蜷曲了起來，喉嚨發出悲切的啜泣聲。走了！走了！走了！霍離……就這樣走了！一去不再回，永不再回！

